



插图升级版

80位大诗人 80种传奇人生

435首抒情短诗

295幅资料图片与世界名画精品

用21世纪的目光重新发现和创建

文学咖啡馆

阅读大师 · 诗歌卷（第一辑 A 卷）

高玉秋 裴丹莹 编著



一杯咖啡 / 一首诗 / 一次倾听 / 温暖你的人生

南方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文学咖啡馆

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Reading Master for Poetry Appreciation

文学咖啡馆

阅读大师 · 诗歌卷

第一辑 A 卷



高玉秋 裴丹莹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大师·诗歌卷·第1辑·A卷 / 高玉秋, 裴丹莹编著.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3.4

(文学咖啡馆)

ISBN 7-80660-559-2

I. 阅... II. ①高... ②裴... III. 诗歌—世界—中学—课外读物

IV. 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1105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文学咖啡馆——阅读大师·诗歌卷 (第一辑 / A 卷)

编 著 者 高玉秋 裴丹莹

责任编辑 卢景林

策 划 卢荆林 赵卫东

封面设计 闫美娟

美术设计 闫美娟

出版发行 南方出版社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8

印 张 32

字 数 205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60-559-2/G · 624

定 价 80.00 元 (第一辑 / A · B 卷)

序 言

蓝春雨

诗是什么？

就如人类会本能地追问自身的存在一样，所有人——写诗的、读诗的，面对诗，这一人类最伟大、最精致的创造时，都会本能地发出这样的追问。

诗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

诗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烦恼；

诗是日本画家东山魁夷落英缤纷时对生命的感悟；

诗是中国诗人徐志摩挥别记忆时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浪漫；

诗是世界哲学泰斗、创造“生态智慧学说”的挪威人奥耐·聂斯建立在北极圈的一座高山上的小木屋；

诗是我们面对急流、松林和废墟追忆错失所爱的无尽哀伤。

……

自从这个蓝色星球诞生了人这种生物，诗的追问就开始了。

我们都读过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个“斯芬克司”之谜。

斯芬克司是一个狮身人面、有翼的怪物。智慧女神缪斯曾经教给她一个隐谜：有一种生物早晨用四只脚走路，正午用两只脚走路；晚间用三只脚走路。这是惟一用不同数目的脚走路的生物，而脚最多的时候，正是他的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时候……

凡是无法猜出谜底的人都被斯芬克司撕碎或吞掉了。

然而这个隐谜却没有难倒智慧的俄狄浦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是人哪——在生命的早晨，人是软弱无助的孩子，他用四只脚爬行；在生命的正午，他成为壮年，用两只脚走路；到了老年，临到生命的迟暮，他需要拄杖，作为第三只脚……

人的谜底破解了，残忍的斯芬克司羞愤而死。

如果我们承认想像和象征是诗的最基本特征，那么“斯芬克司”之谜就是关于人类存在的古老而又最具哲思意味的诗。

这个谜语告诉我们，诗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永恒追问。千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充满对话精神的诗的历史。那是人与内心的对话、人与神的对话、人与大地的对话、当然也是过去与未来的对话、存在与超越的对话。

回答了“诗是什么”，也就接近了“人是什么”这样一个永恒的人类课题。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有一句名言：生活在别处。

它揭示了人类对精神家园的苦苦追寻，揭示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荒诞感。

正如现代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人的存在具有一种问题的形式。

“抒情态度是每一个人潜在的态势；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千百年来人类就具有抒情态度的能力。诗人就是它的化身。”

诗应该是时代精神、人类精神的结晶。

从但丁开始，诗人也是跨越历史的伟大人物。

“诗人是民族特性的象征。”

伟大的歌德，创作生涯横跨两个世纪，生逢巨人时代——康德、黑格尔、席勒、贝多芬……他的诗作《浮士德》与《荷马史诗》、《神曲》并称世界文学史上的三大史诗，以人神的追问、理性的穷极和理想人生的积极追求体现着德意志民族精神。他的文学创作和他本人更成为“生命之树常青”的最好注解。

还有伟大的普希金，一生创作了八百余首抒情诗。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俄罗斯性格，成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他曾在辞世之作《纪念碑》中自豪地宣称：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诗人是革命的代言人。”

匈牙利的大诗人裴多菲以生命殉自由：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法兰西的贝朗瑞毕生以诗歌呼唤和平、反抗强权：

法兰西的美酒要敬外国人；

因为他们踏上归途，走向自己的国境。

你们手拉着手吧，各国人民，

结成神圣同盟。

“诗人是历史的喉舌。”

伟大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曾经在诗作中宣称：

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事业。问题的核心是：创作这些事业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全体人民。

被誉为“现代欧洲文学之花”的海涅认为，革命的歌手应该成为时代的警钟：

德国的歌手，要歌颂

德国的自由，让你的歌

把我们的灵魂掌握，

像马赛曲的歌声，

鼓舞我们去行动。

“诗人是神话中的人物和实际宗教崇拜的对象。”

英国诗人拜伦被誉为“诗人中的拿破仑”，他的诗作和生命都是一种诗意存在——“拜伦式的英雄”的代名词：

等你赋予的血液已经流完，

等你所爱的声音沉寂了，

让我留下的记忆使你心欢。

别忘了我死的时候含着笑！

阿拉伯诗人纪伯伦以他深沉的感情、优美的文笔和浓郁的抒情创造了爱和美的神话：

人类，是一条光明的河。它从不竭的峡谷流入永恒的大海。

回忆，是又一种重逢。

……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套《文学咖啡馆——阅读大师·诗歌卷》也是一种重逢。

当我们与读者朋友一起梳理人类诗的星河；当我们与读者朋友一起体验人类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当我们忆起人类灿若星汉的著名诗作；当我们与那声超越时空的诗的太息重逢，我们发现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神圣价值——诗的代表。”

《文学咖啡馆——阅读大师·诗歌卷》收入文学史上自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到中国当代诗人海子等80位世界杰出诗人的经典传世诗作435首，配以世界经典名画，彩色印制，规模宏大，范围广阔，制作精致。

我们不是曾经因为辛稼轩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曾经因为杜牧之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而对浩渺无垠的星河充满无尽的向往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数一数人类诗歌的星河，让我们和人类千万年的智慧进行一次美的重逢。

远古神话体现着人类各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们在注意到东西方民族精神存在着的巨大差异的同时，也发现人类的祖先追逐光明、向往自由的一致性。

《山海经》记载着一个中国英雄——夸父逐日的故事；古希腊神话记载着希腊的伟大艺术家代达罗斯的儿子伊卡洛斯乘着蜂蜡制作的翅膀接近太阳、被熔化而坠海身亡的故事。他们的追逐与牺牲体现着一种共同的人类精神——超越自身的强烈愿望和欲望被遏止的深刻无奈。这种超越与无奈与生俱来，这种超越与无奈本身就是诗。

诗并不寻求答案，更多的是一种寻求过程及其本身，是人类精神空间的本能拓展。

当你被无止境的现世欲求拖累得步履匆匆，匆忙得忘记了自己的印迹；当你为了获得许多而丢弃了更多本不该丢弃的；当你的心灵因为背叛和欺诈而无所适从，变成落寞、孤寂的荒漠时。静下来，为自己煮一杯香浓的咖啡，不必在乎“雀巢”还是“麦氏”，“巴西”还是“法兰西”——读一点诗吧。

真正的诗不是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一种雍容、达观、执着、深刻的人生态度。

忙过了该忙的之后，人需要在寂静的夜晚面对自身，和高贵的心灵对话。否则我们脆弱的心灵会像伊卡洛斯蜡制的翅膀一样折断，堕落。作为一个现代人你当然有权喜欢漂亮的女孩或者阳光般的男孩；你当然有权喜欢消解了一切主流价值的周星驰；你当然可以喜欢癫狂了整个世界的足球。然而，在拥有这一切的同时你也应该拥有莫扎特、伯格曼、泰戈尔——拥有深刻的精神体验，那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原体验。既拥有惬意的精神消费，又拥有深刻的精神体验的人生才是完整的、诗意的人生。

肉体是短暂的，思想是永恒的。

经典音乐、经典电影和经典诗歌是人类的世界语。

诗没有种族、阶级和宗教、地域的限制。贫穷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却无法剥夺一个人的青春，无法剥夺一个人的诗意，也无法剥夺一个民族幻想和歌咏的权力。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一个人也只能在拥有深刻的精神体验之后才能真正与无知揖别。

我们在编撰中当然注意到了中西诗学在文化精神方面所体现出的巨大差异，因为它既制约着彼此的创作也制约着彼此的接受。

例如：西方人认为人生不过是到达永恒彼岸世界的必经之路，不可说无意义，然而，却不是终极的价值和意义。“人生除了现世的追求之外，还必须超脱凡尘的终极追求与关怀。”由于这样的人生态度，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来的往往不是对人生况味的直接体验，而是表达从生活过程中获取的对人生的认知与心灵

的净化。人生是一个过程，诗人远远地站着，冷静地观察着这一过程。因而，西方诗歌很少表现入世的“忧患意识”，即使对现实感到悲观，也终究会从永恒的天国找到归宿。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所在却与西方大不相同。中国人的宗教观是轮回，生命的安顿永远在现世红尘。这种文化精神必然决定着中国诗人的追求与关注，救世、救苍生是他们的报负，他们的诗歌必然会表现入世的“忧患意识”。即使“身在江湖”，也一定“心存魏阙”。

这就形成中国诗歌重志向的表达，反映经时济世的理想，直觉地体验人生，要求诗歌做到“不隔”；而西方诗歌则比较重过程的展示，强调幻境的创造，形而上地观照人生，强调做诗要保持距离。

显然，按照中西不同的文化精神，在中国认为是上品的诗作，在西方则未必就是上品，反之亦然。

此外，中西美学在和谐与悲剧意识等方面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我们还注意到人们对当代新诗文化源流的讨论。

在不忽视中西诗学在文化精神方面所体现出的固有差异的前提下，我们在本书的编撰中有意注意了中西诗歌的融合与对话。这应该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们当然不赞成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我们只是觉得在全球对话的今天，世界各民族以诗的世界语实现心灵的对话正成为一种现实。

而从徐志摩、艾青、戴望舒直至余光中、卞之琳、舒婷的中国“新诗”和世界诗歌的差异似乎也不如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的差异那样显明。

“五四”前后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伟大时代。群雄并起，百家争鸣。对青春时代的憧憬和民族新生的期盼成为诗歌创作的催化剂。

那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真正的、无所顾忌地全面对话的时代；那是真正的“凤凰涅槃”。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作，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无论形式、题材以及美学精神都与当时西方经典作家的诗作息息相通，表现着诗人对宇宙起源和人生意义的追寻：

昂头我问天，
天徒衿高，莫有点儿知识。
低头我问地，
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
伸头我问海，
海正扬声而鸣。

“五四”那一代人既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又适逢一个全面的“西学东渐”时代，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固然具有开创的意义、自由奔放的想像、纵横捭阖的气势，然而，他们最大的功绩却是由新诗创作中体现出的那种极端自信的中西对话精神和觉醒奋发的时代精神。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既有中国古典诗歌婉转悠长的韵味，又有西方诗歌对理想“幻境”的创造：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领袖戴望舒的《印象》，借鉴欧洲“印象派”绘画的表现手法，呈现了一组朦胧的意象群，表现着意象背后的落寞心绪：

是飘落深谷去的
幽微的铃声吧，
是航到烟水去的
小小的渔船吧，
如果是青色的真珠，
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

……

而卞之琳的《断章》无论形式还是情境都是典型的“意象主义”：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传统成为他们的滋养而不是阻力。对中国“新诗”创作而言，那真是一个生机勃勃，自信而又雍容的大时代。

20世纪末诞生的中国“新诗”作家，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则远有中国古典诗歌的浸润；前有“五四”先辈的足迹可寻；近有父辈人格变异的前车可鉴；现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下争奇斗艳的当代诗歌创作的直接交流，似乎没有必要非去界定他们的文化源流了——他们吮吸的是人类的乳汁。

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

过去了，那阵雨喧嚣的夏季。

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

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杜运燮《秋》）

这是朦胧的。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海鸥，是帆

是缆绳忠实的两端

你是喷泉，是风

是童年清脆的呼喊

……（北岛《一束》）

这是非逻辑的，蒙太奇的。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茵重复单纯的歌曲（舒婷《致橡树》）

这是比喻的，向往的。

……

人类诗歌创作是一条纵横吸纳，壮阔悠远的长流。新一代诗家和世界的对话既是个性的自觉，也是一种民族的自觉。

细数中外诗史，诗人们可能会有民族、时代和地域、风格的差异。然而他们对人类存在的追问却是一致的，对人类的挚爱却是永恒的。每个人的执着都是人类的执着，体现着超越时空的心理传承和文化遗产。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含有强烈的情感素质的人生哲学。

泰戈尔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人与“梵”是统一体，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我。人的实质和自然的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的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关系是他的哲学探讨的中心。

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疑问。

天空呀，你回答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沉默。

把我的生命从尘埃中捡起。

放到你的眼睛底下，托在你右手的掌心里。

我们似乎从一千三百余年前屈夫子的《天问》里听到过这种上天入地的人神追寻。

我们从一千余年前的苏东坡那里也曾听到过这种人生意义的感叹：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是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

而奥耐·聂斯的“生存智慧学说”更是泰戈尔哲学的现代版：

奥耐·聂斯认为，哲学不仅是一种爱的智慧而且是智慧之爱的行动。“大我实现”把人类和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看作一个整

体，人类只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诗和哲学都是人类智慧的闪光，在当代人类学科中两者似乎越来越互为依存。诗人和哲学家都在以各自的智慧，和诗意的实践穷尽着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

“生存智慧学说”就是泰戈尔、苏东坡和奥耐·聂斯在 20 世纪哲学领域的诗的重逢。

这种诗意的重逢与对话贯穿全部中西诗歌创作的长流。

我们从英国诗人雪莱那里听到过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要是冬天

已经来了，西风啊，春天还会遥远吗？

我们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那里听到的是生命的留连：

我愿意是废墟，

……

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春的常春藤，

沿着我的荒凉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

我们还应该读读顾城：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抒情时代就是青春。诗应该是青春、自由的赞歌；诗应该是心灵和挚爱的金丝线；诗还应该是人和神的忠实使者……

说到诗，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个伟大的名字——奥地利作曲家马勒（1860—1911）。这位贝多芬之后德奥交响乐伟大传统的最后一个杰出代表认为，一部交响乐就是一个世界。他的交响曲就是音符构成的诗歌，他以叔本华、尼采创立的诗化哲学烛照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以音乐的实践追问生存的意义：我来了，却不知从何而来；我去了，却不晓得向何处去。他的音乐回响着大地的迷恋、爱与死的沉醉、信仰的虚无、人格的分裂，唯美而又耽溺，明亮而又庄严。那是世纪之交的人类精神的交响，那是人类精神在音

乐世界的诗意重逢。

马勒同样生逢一个伟大的时代。

音乐家布鲁克纳、勋伯格、理查·施特劳斯；奥地利画家艾米特·奥立克、维也纳“分离派”主将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德国诗人马·里尔克。

.....

一位艺术家的个人生命乐章必然应和着一个伟大时代的交响。

马勒的所有作品和诗歌，同时也和中国联系最紧密的是他完成于1910年的遗作——男高音和女中音与乐队的交响曲《大地之歌》。全曲六个乐章，讴歌青春、美女以及对生命和大地的无尽留恋。歌词全部采用唐诗，由德国诗人贝特格由英、法等译本转译，最后一个乐章的原作是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维的《告别》。

创作《大地之歌》时马勒已经知道自己患了严重的心脏病，乐曲充满不久于世的告别情绪以及对美丽大地的无尽留恋，第六乐章的最后两段令人几乎无法卒听：

我去何方？我去深山。

我为寂寞的心谋取安宁。这次我再也不远走他乡

这次我回我的家园——寻找归宿。

我心已枯竭，只等它的时刻来到。

春天降临，亲爱的大地

仍将是处处鲜花，处处绿茵。

遥远的天国无处不闪耀着永远明亮的蓝色。

永远……永远……

乐曲的最后几小节，由长号、钢片琴、竖琴、和弦乐器奏出的大三和弦与女中音的忘情咏叹，和尘世的忧患一起轻轻地消逝，留下的是水一样弥漫，云一样飘渺的无尽惆怅，这是一曲令人断肠的咏叹，具有摄魂夺魄的审美魔力。

马勒没有亲自听到《大地之歌》的演出，就匆匆辞世了。

我去何方？我去深山。

我为寂寞的心谋取安宁。这次我再也不远走他乡

这次我回我的家园——寻找归宿。

1911年11月20日，也就是马勒辞世六个月之后，《大地之歌》由马勒的挚友、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于慕尼黑首演。这是人类音乐史惟一一部以唐诗为歌词的交响乐。也应该是中西诗歌有据可查的、最早、最亲密的对话。不知道马勒是否懂得汉语，贝特格的译文与孟浩然、王维的原作“……樵人归欲尽，烟鸟初定。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也有一定的距离。然而由译文和乐曲中仍然可以感受到，至少在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永恒追寻上马勒的心与孟浩然、与王维、与我们是相通的。人类的本质是抒情的、歌唱的。诗是人类咏叹青春、咏叹自由、咏叹精神家园的世界语。人的个体生命不可能永生，人的诗意创造却可以代代相承，永远闪耀着明亮的蓝色，永远……永远……

《大地之歌》是马勒以音乐语言留给后世的精神遗嘱；《大地之歌》是中西诗歌在交响世界的心灵对话；《大地之歌》是人类精英文化的世纪重逢。

人必须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终极的超越。我们不但创造诗，更要创造诗意的人生。

记住伟大的泰戈尔的告诫：

如果你因为错过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爱大地，爱生命，爱青春，爱诗……

如果有一天我和你一起弹起曼陀林，咏叹着泰戈尔、雪莱、惠特曼和裴多菲，笑看沧海明月，沉醉关山日出，你会发现这世界真的很可爱，真的值得你留恋。

目 录

序 1

Chapter 1

萨福

- 关于诗人 3
- 清流边 6
- 给所爱 6
- 失去的友人 8
- 在春天的薄暮 9
- 你知道那地方 9
- 没有听见她说一个字 11

维吉尔

- 关于诗人 13
- 林中的黄槐和园里的青松都比不过你 16
- 达蒙的迈那鲁悲歌 19

但丁

- 关于诗人 22
- 我的女郎，当她向别人致意 26
- 残叶枯草 26
- 为了我看到的一个花冠 27
- 眸子里荡漾着爱情 29
- 你们行进在爱情的旅途 30
- 我的女郎 32

彼特拉克

- 关于诗人 33
- 美好的年，美好的月，美好的时辰 36
- 高雅可爱的夫人啊 36



萨福
(约公元前 613 年 - 前 570 年)



维吉尔
(公元前 70 - 前 19 年)



但丁
(1265 年 - 1321 年)



彼特拉克
(1304 年 - 1374 年)